

中国文联出版社

.6352
2-9.02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 著

〔英〕 霍 格 特 改写

郭 健 生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5年·北京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 著

〔英〕 霍格特 改写

郭 健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2插页 79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

书号: 10355·82

定价: 0.75元

目 录

一	汤姆·索亚的一帮	1
二	哈克和父亲住在一起	7
三	哈克出逃	12
四	在杰克逊岛上	15
五	“吉姆，快起来！他们在追咱们！”	21
六	“你怎样愚弄他们的，哈克！”	26
七	世仇	31
八	木筏上的两个无赖	43
九	舞台上的两个无赖	47
一〇	“你是个骗子！”	54
一一	这袋金子	61
一二	“最可怕的祸事”	65
一三	“吉姆在哪儿？”	72
一四	“汤姆”和“席德”到了	76
一五	“我们要把吉姆挖出来”	83
一六	自找苦吃	87
一七	挖洞	93

一八	九把勺子—还是十把？绳梯馅饼·····	98
一九	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囚犯的爱畜·····	103
二〇	老鼠、蛇和匿名信·····	108
二一	“吉姆，你又自由了！”·····	113
二二	“这孩子出了什么事了？”·····	118
二三	汤姆和吉姆被找回来了·····	121

附录

马克·吐温和他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130
-----------------------------	-----

一 汤姆·索亚的一帮

你要是没读过《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你就不会知道我是什么人。不过这没啥关系。

那本书的结尾是这样的：汤姆和我发现了强盗们藏在山洞里的钱。我们每个人各得六千块钱——全是金币。后来，撒切尔法官用这些钱出去放债，这样整整一年我们每人每天都得到一块钱的利息。道格拉斯寡妇后来收我为养子，并说要让我成为有教养的人。但是，整天住在她家里真让人难受，因为啥事都要按她的规矩办，一板一眼不能走样。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逃了出来。汤姆·索亚说他要组织一个强盗帮，如果我回到寡妇家，我就可以参加。这样，我又回去了。

那个寡妇一见到我就痛哭流涕，说我是可怜的迷途羔羊。她又给我穿上那些新衣服，把我弄得满头是汗，浑身难受极啦，啥也不能干。从此就又开始了老的一套。开晚饭时寡妇摇一下铃，你必须准时去吃。可走到桌边后又不能马上开始用饭，你得等寡妇低下头对吃的饭抱怨一番才行，①

① 实际上她是在做饭前祷告，但哈克听不懂，误以为是在抱怨饭做的不好。——译者注。

尽管饭做得什么毛病也没有。

她的姐姐沃森小姐是位戴眼镜的老太太。她刚刚搬来与寡妇一起住。她让我用一个小时拼命地学一本拼写书。那简直没劲透了，我总坐不住。沃森小姐老是说：“别把脚放在那上面，哈克贝利。”或是“别那么躺着，坐直了”；过一会儿她又会说：“别叹气！别那样伸懒腰！你怎么不学学规矩？”

最后，她们终于把仆人叫进来，做祷告，然后各自回去睡觉。我坐在卧室的窗前，感到非常孤独。我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几声猫头鹰哭叫死人的声音，一只狗正在对一个垂死的人哀嚎。我心里又难过又害怕。要是有人和我作伴该多好啊。

过了很长时间，我听到镇里的大钟当——当——当地敲了十二下，然后一切又都静下来，比啥时候都静。后来，我听到黑暗的树林中一枝树杈折断了：是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过了不久，又隐约听到从那儿传来的“喵！喵！”的叫声。这太棒了！“喵！喵！”我也尽量轻轻地叫了两声。我关上灯，从窗口爬到了小棚子上，又偷偷溜到地上。果然，是汤姆·索亚在等我。

我们朝屋子另一边的山坡下走去，找到了乔·哈珀和本·罗杰斯，还有其他两三个男孩子。我们解开了一条小船，向河的下游划了两英里半，在小山旁的一处有个大标志的地方上了岸。

我们走过了几片灌木丛，汤姆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洞

口。我们点燃了各自的蜡烛，就爬了进去。我们终于走进了一个洞穴，里面又湿又冷。我们在那儿停了下来。

“现在，我们开始成立这个强盗帮，”汤姆说，“谁要想加入，就得发誓遵守规定并用血写上他的名字。”

他拿出了一张纸，在上面写好了各项规定，然后就念了起来。每个人都得宣誓忠于这个帮，不得泄露任何机密；不论谁欺侮了帮里的人，派谁去杀死那个人和他的全家，谁就得执行命令。所有的人都说这些规定棒极了。

“那么，”本·罗杰斯说，“这个帮干些什么买卖呢？”

“我们戴上面具，在路上劫马车，”汤姆说，“把人杀死，然后把他们的钱和手表拿走。要不就把人带到这个洞穴里来，让他们交赎金。”

“赎金？那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们就是这么干的。我在书上看到过赎金这个词。所以我们也必须这么办。”

“可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干呢？”

“为什么不行，去它一边儿的，我们必须这么干。你想不按照书上写的干，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吗？”

“不过，汤姆·索亚，如果我们不知道让那些人交赎金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让他们交赎金呢？你觉得交赎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呃，我不知道。对了，也许把他们扣起来直到他们交出赎金为止的意思就是直到他们死掉。”

“那他们会带来很多麻烦。他们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吃个精打光，并且总想方设法松绑逃跑。”

“本·罗杰斯，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有卫兵看着他们，只要他们动一动就把他们打死，他们怎能松绑逃跑呢？”

“卫兵？啊，那倒真不错。那么就得有人整夜坐在那儿，为了看着他们，一点觉也不能睡。我说那叫傻瓜。干吗不弄根大木棍，一把他们弄进洞来就让他们交了赎金呢？”

“因为那和书上写的不一样，知道吗！”

“那好吧。我说，我们把女人也杀死吗？”

“哈哈，本·罗杰斯，我要是象你那么傻，我就不会乱说话。把女人杀死？那可不成！谁也没看见书上那样写过。你把她们带到洞里来，并且总是得对她们彬彬有礼。过不了许久，她们就会爱上你，再也不想回家了。”

“过不了多久，这个山洞里就会挤满了女人和等待着纳赎金的人，那时连强盗的地方都没有了。不过就这么办吧，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选汤姆·索亚为大头领，乔·哈珀为二头领，之后就回家了。天快亮的时候，我才爬上小棚，进了窗户。我的新衣服上沾满了蜡烛油和泥土，我已精疲力竭了。

早上，因为我的脏衣服，沃森小姐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不过寡妇没吭声，只为我把衣服上的油和泥土弄干净了。她显得那么难过，以至于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的话，我真该守一会儿规矩。

有一年多没见到父亲了，我很高兴。他过去总是揍我。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他被淹死了，是在小镇上游大约十二英里的地方淹死的，起码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他们觉得那个淹死的人是父亲，因为他的身材刚好和父亲一样，衣衫褴褛，留着很长的头发。

我们不时地玩强盗游戏，玩了大约一个月，后来大家都退出了。我们没有抢过任何人，也没有杀死任何人，我们只是假装的。我们常常从树林中跳出来，冲向赶猪人和坐在牛车上往集市拉菜的女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抢劫他们中的任何人。汤姆·索亚把猪叫做“金条”，把蔬菜叫做“珠宝”，而我们则在洞里讨论我们杀死了多少人。有一次，汤姆派一个男孩手持火炬（这是强盗帮集合的符号）在镇的周围跑了跑，然后说他得到了一个秘密消息，第二天一队西班牙商人和阿拉伯阔佬要在凹洞宿营，他们带着二百头大象、六百匹马和千多头驴，上面驮的全是钻石。他们只带了四百名士兵做保镖，我们可以埋伏起来，然后把他们杀光，夺走钻石。他说我们必须擦好枪和剑，做好一切准备。可这些都是木头做的，你就是累死，也不会把它们擦得更亮一点儿。

我不相信我们能打败这么多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但是我想看看那些马和大象，所以第二天星期六我也去了。当我们听到命令时，我们就冲出树林朝山下跑去。可那里并没有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也没有马和大象。那里只有一队主日学校师生的旅游队伍。我们冲散了队伍，把孩子们追得四处奔逃，可我们除了几块蛋糕以外，啥也没得

到。接着领队的老师来追我们，吓得我们扔下所有的东西撒腿就跑。我没见到一块钻石，我把这话告诉了汤姆·索亚。他却说那里有成驮的钻石，还有阿拉伯人和大象。我问他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它们。他说，如果我看《唐·吉珂德》这本书，不用问就会知道的。他说所有这些魔法搞的鬼。他说我们的敌人是魔术师，他们把所有的东西变成了一支主日学校的儿童队伍，用这个办法来气我们。我说我们应该去找这些魔术师算帐，可汤姆·索亚却说我是个傻瓜。

“那怎么行，”他说，“魔术师可以招来许多魔鬼，不等你把‘杰克·罗宾森’说出口，它们就会把你切成碎片。它们都象树那么高，象教堂那么大。”

“那么，”我说，“如果我们也有一些魔鬼帮助我们——我们难道就打不过另一帮魔鬼吗？”

“我们怎么能得到它们呢？”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它们的呢？”

“啊，他们擦一下一盏旧灯或一只铁戒指，然后魔鬼们就会随着雷鸣电闪和烟云跑来。它们属于擦灯或擦戒指的人，不管谁擦就属于谁。要是他让他们造一座四十英里长的城堡，里面全是糖果，或是你想要的别的什么东西，并且要他们从^②中国找来一位公主与你结婚的话，他们就得在第二天太阳出来前完成这一切。”

我决心试试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找到了一个洋铁皮做的旧灯和一只铁戒指，擦呀擦，直擦得我象匹马似的

大汗淋漓，心里琢磨着要造一座城堡并把它卖掉。可是啥魔鬼也没出来。所以我得出结论，那些东西全是汤姆·索亚的凭空想象。

二 哈克和父亲住在一起

三、四个月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严冬。我大部分时间在上学，学会了点拼写，看书和写字。

开始我很不喜欢学校，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习惯了。寡妇的种种规矩也变得不那么令人难受了。她说我的进步令人满意，她已不再为我感到难为情了。

一天早晨，我在吃早饭时弄撒了盐。我赶紧伸手把一部分盐从我左肩上洒到一边，好免遭邪运。但是沃森小姐说：“把手放到一边去，哈克贝利。你怎么这样笨手笨脚的。”

吃完早饭，我就出去了，心里有些担心。我走到了前花园，爬过了高高的木板栅栏。地上垫了一英寸厚的雪，我看到一个人的脚印。我弯下腰去瞧。在左靴后跟上一个用大钉子钉成的十字，那是为了避邪用的。

我马上站了起来朝山下奔去。不一会儿我就到了撒切尔法官的家里。

“怎么回事，我的孩子，你气都喘不过来了。”他说。“你是来拿你的利息吗？”

“不是的，先生，”我说。“我想把它给你，还有那

六千块钱。请一定收下，别问我任何问题——那样我就用不着说谎话了。”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了些字。

“给你，”他说，“这就是说我从你那儿把它买了下来，并为此付钱。这是给你的一块钱。好，你签字吧。”

就这样我签了字，离开了那里。

当天晚上我走进我的房间时，爸爸正坐在那里！

我关上门，转过身来的时候发现了他。我并不真的怕他。

他已经快五十岁了，看起来也很象。他的头发很长，乱蓬蓬油乎乎的披了下来。你能看到他的眼睛在头发后面熠熠闪光。一切都是黑的，他的胡子也是黑的。他脸上露出来的部分是苍白、苍白的。至于他的衣服，那仅仅是几块破布。我发现窗户被推了上去，这么说他准是通过小棚子爬进来的。他不断地上下打量着我。

“衣服不错——很好，”他终于说话了，“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吧？他们说，你还是受过教育的，能读书写字。你觉得自己比父亲强，是不是？因为他不会。好吧，让我听听你念书。”

我拿起一本书，开始念起了一段有关乔治·华盛顿和历次战争的材料。当我念了大约一分钟后，他一拳把书打到了屋子的另一边。

“你是会念书了。”他说，“喂，你注意！我要是在那个学校附近抓住你就扒了你的皮。”

他坐在那里一个劲地盯着我，然后又说：

“你真是个浑身飘香的宠儿啊！有床，有睡衣，有放大镜，地板上还铺着地毯。而你爸爸却不得不睡在大街上。他们说你现在阔了。我到镇里已经两天了，我听到人们说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你变阔了。我在河的下游也听说了。所以我来找你。明天你把那笔钱拿来给我，我需要钱。”

“我没有钱。你去问撒切尔法官。他也会这么对你说的。”

“好吧，我会问他的。那么，你口袋里有多少钱呢？”

“只有一块钱，我想用它来……”

“拿来。”

他拿到钱，说他要到城里商业区去买些威士忌。

第二天他喝醉了，并且去了撒切尔法官的家，想让他把钱交出来，但是他不交。于是父亲发誓说他要起诉迫使法官交出钱来。

法官和寡妇也去法院打官司，让法院判我和父亲脱离关系，并让他们中的一人来抚养我。可是法院里是一位新到任的法官，他不了解我父亲。他说他不愿意把一个孩子从他父亲身边夺走。

这使老头子很高兴。他说如果我要不给他攒点钱，他就揍我。我从撒切尔法官那里借了三块钱。爸爸拿了钱就去喝个酩酊大醉，敲着一个洋铁平底锅，在镇里到处乱骂乱喊，直闹腾到深夜。后来人们把他送进了监狱，第二天又

把他送到法庭。结果他又被判监禁一个星期。

爸爸被放出来后，他到法院去找撒切尔法官，让他交出那笔钱。他痛骂我，说我不听他的话去退学。他开始常常在寡妇家周围转来转去，结果寡妇对他说，如果他不躲得远远的，她就对他不客气了。这一来他也火了。他说要让人们看看到底谁是哈克的家长。后来有一天，当时还是春天，他抓住了我，把我带到了河上游大约三英里远的树林中一座破旧的木房子里。

我没有一点逃跑的机会。到了晚上，他总是把房门反锁上，把钥匙放在他的头下边。他有一支枪，我们靠钓鱼打猎为生。他常常把我锁在房子里，然后就去铺子里用鱼和猎物换威士忌。他回来后就喝得大醉，然后揍我。两个月过去了，我的衣服变成了肮脏的破布条子。

到后来，爸爸开始滥用棍棒，打得我受不了。我好几次设法逃出小屋，但总逃不出来。房里连个能让狗钻过去的窗户都没有。烟囱也太窄。门是硬木做的，有两英寸厚。不过，我终于找到了一件东西——一个旧得生了锈的木锯，就夹在房顶的大梁和屋子的望板之间。我给它抹了点油，就开始锯一根大的基础圆木。这可是个颇费时日的活儿。等到快锯完时，我听到树林中响起了爸爸的枪声。我赶紧去掉工作的一切痕迹，把锯藏好。

老头子让我到船上去把他带的东西拿来。船上有一袋五十磅重的面粉、肉、火药和子弹，四加仑威士忌，还有一些其他的東西。等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小屋里时，天

已经快黑了。

晚饭以后，爸爸就开始喝酒。我算计着他不过一个钟头就会醉倒，然后我就把钥匙偷到手，或者把木头锯断逃走。他喝啊喝，过了一会儿就倒在自己的毯子上了。可是他并没有睡熟。他嘴里咕嘟着，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好长时间。到后来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最后终于不知不觉地点着蜡烛就睡熟了。

我不知睡了多久，猛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我一下跳了起来。爸爸正发疯似地到处乱跳，嘴里喊着有蛇。他说蛇正往他腿上爬，随后他又跳又喊，说有一条蛇咬了他的脸。可是我一条蛇也没有看到。我从没见过这么狂暴的人。不一会儿，他已精疲力竭，倒了下来，嘴里喘着粗气。他平静地躺了一会儿，嘴里不断地呻吟。后来他就不吱声了。我能听到远处树林中猫头鹰和狼的嚎叫，四处静得可怕。

终于他又跳了起来，象疯了似的。他瞅着我，朝我走来。他手里提着刀把我追得绕圈跑，说我是死神，要把我杀死，这样我就不会再来找他了。我告诉他我是哈克，可他是那样可怕地狞笑，然后又咆哮着骂着继续追我。当我转过身来在他胳膊下溜走时，他伸手抓住了我衣服的后领，我想这下可完蛋了。可是没想到我象闪电似地从上衣里滑脱了出来，这样我得救了。过了一会儿，他累极了，一下倒在门上靠着。他说他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把我杀死。他把刀子放在身子下边，说他先睡一会儿养养神，然

后再看到底谁获胜。

他刚一睡着，我就拿起了枪。我把枪口对准了爸爸，坐下来等他醒来。一切都那么静，这段时间多难熬啊。

三 哈克出逃

“起来！”

我睁开眼睛四下一瞅，想弄清自己在什么地方。太阳已经很高，我睡得太死了。爸爸高高地站在我旁边，怒气冲冲，面色苍白。

“你拿着枪干什么？”他说。

“有人想闯进来，所以我准备对付他。”我说。

“你为啥不叫醒我？”

“嗯，我叫了，可叫不醒。”

“好吧。出去看看钓鱼线上有没有鱼，拿来做早饭。”

他打开了门锁，我来到了河边。一些树枝浮在水上顺流而下，我知道河水上涨了。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筏子，样子真好看，有十四英尺长。我一个猛子从岸上扎入水中，连衣服也没脱，就朝着小筏子游去。我爬上小筏子，然后把它划到岸边。我决定把它藏好，当我逃走时，不住在树林中，而是乘舟顺流而下，约五十英里后，再在一个地方住宿。

当爸爸走来时，我正忙着收回一条钓鱼线。他骂骂咧咧地说我干得太慢，可我告诉他我掉进了河里。